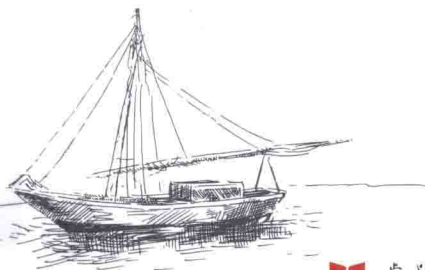


总有骄阳

火树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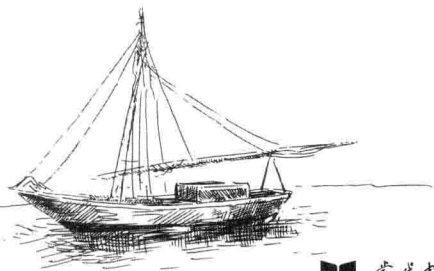
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
他们奔跑却不因倦
行走却不疲乏



当代中国出版社
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

总有骄阳

火树
著



当代中国出版社
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总有骄阳 / 火树著. — 北京: 当代中国出版社,
2014.1

ISBN 978-7-5154-0401-1

I. ①总… II. ①火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
当代 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016325号

出 版 人: 周一

策划编辑: 叶 芳

责任编辑: 隋 聃

特约编辑: 羽 商

装帧设计: 叁壹明道

出版发行: 当代中国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8号

网 址: <http://www.ddzg.net> 邮箱: ddzgcb@sina.com

邮政编码: 100009

编 辑 部: (010) 66572264 66572132 66572154

市 场 部: (010) 66572281或66572155/56/57/58/59 转

印 刷: 北京振兴华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

印 张: 10印张 190千字

版 次: 2014年4月第1版

印 次: 2014年4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: 32.00 元

版权所有, 翻版必究;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拨打(010) 66572159转出版部。

前 言

北京一位曾担任过报刊编辑的大姐问过我：“你整天躺床上不停地写，哪儿来那么多素材？”

我回答：“生活在继续，素材就不断。”

自从18岁遭遇意外，迄今已有二十余载，我的大半生是在病榻和轮椅上度过的。这种生存状况很容易被身体健康的人忽视，其中的辛酸艰苦，大概只有亲身经历才能体会。

现今社会，忽视或被忽视已属人生常态，没什么可抱怨的。我身体倍儿棒、吃嘛嘛香的时候，也从未关注过高位截瘫人群是怎样过活的。受伤后，感受到切肤之痛，我才意识到不经意的冷漠对构建和谐社会是一种潜在的阻碍。

“痛苦是感知的直接来源”，在病痛中人就会有时间认真思考人生的意义。这是人在六六大顺时无暇顾及，却又至关重要的一个课题。

多少次死去活来的挣扎让我对苦难、忍耐、盼望和恩典有了较为深刻的感悟。很多灾难是人力无可挽回的，但是对待苦难的态度却有选择的余地。

死荫的幽谷曾使我长时间陷入颓废、悲凉的困境。感谢上帝的大能扶持，我终于走出泥沼，以豁达的态度面对苦难。这绝不是精神上的自我安慰，而是有确据的喜乐盼望。

很多弟兄姊妹鼓励我将这些年的心路历程记录下来，而我自己也计划着为病榻上的前半生做一个总结。于是，就有了《总有骄阳》这本自传。至于我的后半生如何书写，还是交给上帝代笔吧！

尽管我一直通过文字感怀抒情，却仍对文学体裁的界限划分含混不清。坦白地说，这不是一个作家应有的敬业精神，所以我充其量只是个作者，不能算是作家。

这本自传可能更接近于随笔，肯定不属于小说，我压根不会写小说。文集中收录的小小说，也是我近年来刚尝试的文体，算是习作吧，有稀松疏漏之处，还望读者朋友海涵。

整部文集绝无说教的意思，因为我本人就反感说教式的高谈阔论。我写的文字里也不包含矫情的成分。矫情是要付出代价的，我没有多余的时间和精力过分纠结于某段情感或是某个细节。

我只是忠实地记录下亲身经历的一段生命之旅，给自己和关心我的弟兄姊妹一个交代。其中融入了我对生活点滴的理解和领悟，有啰唆或是不中听的地方，敬请原谅。

人生原本就多姿多彩，赤橙黄绿青蓝紫一应俱全，对截瘫患者来说也不例外。

走过长长的一段灰暗地带，我有幸进入到绚丽缤纷的新天地，感恩赞美的同时，盼望更多人通过我的经历感受到人力以外的能力、荣耀和恩典，并从中获益。

亲爱的读者朋友，你愿意随着文字的展开，深入到一个残疾人的内心世界，与笔者共经风雨，一同探索人生这一条不寻常的道路吗？就让我们开始吧……

目 录

前 言	1
第一部分 生命挽歌	1
第一章 生之幻灭	2
第二章 重生之路	61
第三章 蒙恩见证	112
第四章 我的家庭	162
第二部分 生命飞扬	193
第五章 灵泉心语	194
第六章 透析人生	213
第七章 感谢生活	277

第一部分

生命挽歌



第一章 生之幻灭

1. 梦碎

“噗”，一口彪悍的浓痰在水泥地上溅起一股尘烟，随即被一只麻履大脚涂抹得只剩下一道浅浅的水印。不愧是少林高僧，果真功力深厚！虽然这个动作跟街头流浪艺人的习惯动作有些相似，我仍不由得在心里一挑大拇哥。

自打父亲将两位大和尚和一位道长请到家，我就暗自感叹：“爹呀，您这是又长能耐了，这样神仙般的人物也能请家来，真难为您啦。”

看和尚：光头锃亮，长髯垂胸，太阳穴高高鼓起，身披杏黄袈裟，脚着白袜麻履；观老道：发髻高挽，面白无须，斜背马尾拂尘，身着青纱道袍，足蹬薄底快靴。虽是法门不同，但都是大袖翩翩、仙风道骨，搁哪个影视剧组都够前卫。

经父亲引荐得知，两位大和尚是少林寺师兄弟，道长师出武当。三人结伴行走江湖，以匡扶正义为主、悬壶济世为辅，眼下正在人民公园为弘扬中华武术打把势卖艺，据说隔空一掌能击碎百米之外的花瓶。

自幼爱好武术的我，此时已经对西医治疗彻底失去信心，闻此消息欣喜若狂。国际上攻克不了的疑难杂症，终归还是要中华国粹来医。别的不说，单看号脉，以前的庸医搭手腕，人

家道长只是并指轻触我的脚心，立马得出结论：督脉受损，不良于行。准确率100%，我不良于行3年了。

宝相庄严的大和尚浅呷一口铁观音，喉结滚动着漱了漱口，一股浓烈的蒜味从他的齿间溢出。眯缝着眼沉吟半晌，他毅然决然地抬起头，瞥了一眼身旁奉茶伺候的父亲，然后一捋虬髯，炯炯目光转向我，像豫剧念白一样铿锵地说道：“嫩这个病好治！主要是血淤住了，经脉不畅，待俺和道长发功帮嫩打通。”

一直寡言少语的道长庄重地点点头，抬手将头上油光水滑的发髻散开，脚踏罡步。这个类似于广播体操第一节的架势让我有些疑惑，这是要治病还是要施法？

父母费尽力气掙起我软趴趴的身体，按要求盘膝坐好。大和尚双掌抵背，道长并指点穴，两股真气在我受损的任督二脉游走。

少林、武当两大武林泰斗联手为我治病，这要损耗多少年功力呀！好像金庸先生的武侠著作里，也只有令狐大侠享受过这样的待遇，今天让我赶上啦，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……

激荡啊，我的心。感动加激动，我泪眼朦胧地暗自发誓：“放心吧师傅，你们的功力不会白费，我会刻苦练功，将中华武术发扬光大，做一个新时代令狐冲——只要能把我的病治好。”

“好了木有，嫩说说好了木有？”随着大和尚气壮山河的一声大吼，我一个激灵，漂浮在心头的希望，没经过大脑就给吓得顺嘴边溜出来：“好啦。”这种坦白从宽的态度立马赢得满堂彩，所有人喜笑颜开。

好什么了我，亏心不亏心？虽然体内流窜着两大高手的真气，治疗效果却没有充分体现。人家临走时说了：“信则有，不信则无。”父亲信，我也信，不敢不信呢，谁不信我跟谁急！

毕竟也是一点希望呀，尽管这希望渺茫如黑夜将残的灯火，对于急难中的人来说，已然是难以放手的救命稻草。就这么着，一向处于冷战状态中的爷儿俩达成共识，很默契地跟冷眼旁观的母亲急了。

转过建设楼拐角的小卖部，是红砖灰瓦的华侨大院，爬满常春藤的围墙映入眼帘，年久失修的棋格路还是那么硌脚……周围的一切是那样熟悉。我又回到阔别已久的街道，一边小跑，一边甩胳膊踢腿深呼吸做着准备活动。路边那只黑狗照常吐着舌头，友善地跟在我身后，一直送到天津医院的大门口。天津医院——河西商场——南楼——天津医院，沿着以往这条跑惯了的路线，我慢慢放开脚步。一个大三角 1500 米，两个 3000 米，三个 4500 米……迎着初升的朝阳，我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御风而行，奔驰在无垠的原野。脚步声铿锵有力，肌肉的弹跳张力如此真实，我甚至感到额头上热腾腾的汗珠。多么美好的时刻，多么美妙的感觉，我又是驰骋于田径场上的运动健将啦。紧紧把握，不敢停下来，生怕恐怖的病榻再次将我禁锢……跑着跑着，我忽然发现地面渐渐远离，林立的高楼像积木搭成的袖珍城堡——我飞起来了，像一条游弋在海中的鱼。莫非神功已然练成？蝼蚁一样的人群仰望着空中飞人，无不啧啧称奇，我得意地笑，无法自抑地得意地笑，陶醉在人上人的虚荣中……前方出现一个圆桌样的飞碟，渐渐向我靠拢，直到比翼齐飞。原来这样啊，我恍然大悟——我已经不是人了，或者说，我脱离人类的低级趣味和种种无能表现，直接变成超人了，飞碟里是迎接我的同伴吧？直体 720 度旋空翻，我优雅地降落在飞碟的圆顶上，探头往飞碟里瞅。毛玻璃雾蒙蒙的，里面模糊一片，什么也看不清楚。捉迷藏不好玩儿，兴味索然的我想要继续腾云驾雾，却惊骇地发现自己飞不起来了，莫非飞碟里藏

有氦星矿石？我不禁联想到电影中的情节。阴谋啊，陷阱！失去飞行能力的超人被困在直径不足一尺的飞碟圆顶上进退两难。四外风声骤起，飞碟剧烈摇晃起来，悠游的幻境霎时成了无助的孤岛，下面就是万丈深渊，我的心骤然提到半空……

再真实的梦也有梦醒时分，还没来得及留住梦中的美好，随之而来的黑暗即如冰冷的海水浸入船舱。苦闷、无望、窒息、恐怖……再一次吞噬了我。想要挣扎，却不能动弹；想要呐喊，已声嘶力竭；想要沉睡，却再难入眠……

无边的空洞挤压着疼痛的神经，一股暴戾之气郁积在我的胸口，心脏仿佛进入倒计时的定时炸弹，随时会把我炸得四分五裂。为什么是我？为什么！我大张着嘴，努力吞咽着汹涌的泪水，头下的枕巾早已打湿一片……

几天后，父亲带着一脸沮丧回到家，进门就是一句山东特色的国骂：“他 xxx 的，又上当了，一帮骗子！”远看是个当，近看是个当，到底上不上？上！受伤 3 年来，这样的恶当上过多少次，数不过来，只知道又上当了。

其实，头脑稍稍清醒就不难发现，拙劣的戏法、夸张的行头，饮食和语言上更是漏洞百出，可是偏偏有人赶着钻入这样明显的圈套，病急乱投医，他们骗的就是一个“乱”字。

希望越大失望越大，无数次失望沉积在心底就会变成绝望。一个恶毒的念头在心底的污垢中泛起，蓄谋已久的谋杀计划，如今，我要付诸行动了。

2. 躁动

与花季相伴的，总是阴晴不定的天气。同样，青春期的罗曼蒂克中，也总是隐藏着莫名的躁动。一阵阳光灿烂、一阵疾

风骤雨，这种类似于精神分裂的症状贯穿于我整个少年时光。青春碎片在我的记忆中闪光，有缤纷的色彩，也有锋锐的暴戾。

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还很落后，没有现在这么多娱乐项目，看场电影就算高消费。全国人民的精神生活保持高度一致的枯燥，中小學生也不例外。

听话懂事、勤学上进的好学生基本被满怀崇高理想、或荷尔蒙分泌不太旺盛的孩子承包，青春期躁动的孩子很难安分守己。过剩的精力无处发泄，一些有志于横行江湖的少年就拉帮结伙、寻衅滋事。

那年头，想要看一所中学的校风好坏很简单，放学后，观察校门口就能知道。身着校服的学生规规矩矩地离校回家，校门口没人滞留，校园内肯定也是秩序井然。一帮一伙地扎堆儿，叼着烟卷斜着眼，个顶个的霸气侧漏，那该学校的政教处的老师就该亟需提高素质。

刚上初中，我就“古惑”了，跟几个小哥们儿四处惹是生非。其实，我很少主动挑衅，主要是他们总没事找事，然后利用我发育生猛的身材唬人。有时候，一个眼神不对都能引发一场血战，板砖、木棒、铁链、钢筋……自行车的钢丝锁一度升级为最趁手的凶器。

我的原则是：不欺负人，也不让人欺负。但是这个原则经常被伙伴的无原则挑事打破。他们打不过人家，我就得上阵；我们集体战斗失利，就得向名头响的老大求助。混战到最后，根本说不清到底谁欺负谁。

好几次，我都凭着从小练就的飞毛腿逃离险境。那哥儿几个在拘留所里啃窝头，落单的我在课堂上打瞌睡。青春的躁动啊，促成了多少个流氓团伙——还是黑社会性质的。万幸，我悬崖勒马比较及时。

整天光想着惹事，没心思念书。升高中时，那几个哥们儿纷纷落马，沦为社会闲散人员。我则在父母的威逼利诱下，狠用了两个月功，留在母校。貌似义薄云天的小团体就此散伙，我也消停了许多。

大概是闲得难受，消停没几天，我开始有了自己的小心思。飘忽闪烁的心思忽隐忽现，想要捕捉，却无实质内容。究竟想干什么，我也说不清楚，只觉得心底翻腾着一股激情，鼓动我做些犯傻的事。

懒散地坐在岸边的垂柳下，叼着假冒成熟的香烟，望着水上飘来飘去的渔船，总能让轻佻浮躁的我享受一份难得的清净。从青春萌动的十六七岁，我稚嫩的心中隐约就有了多愁善感的烦恼。

后来书看得多了，我才知道这是少年维特们的通病——对世界肤浅的认知，干扰了对自由生活的向往，只好暂且用轻愁浅忧的矫情排解心底的躁动。

差不多一年的时间，一个频繁穿梭于大院——河岸之间的少年身影，成了大院居民习以为常的风景。高大的身材、短浅的目光、矫情的神态，给善良的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，以至于多年以后，人们仍诧异于少年的凭空消失。

很多必然发生的灾难都是有先兆的，在我身上特别明显，这不能算迷信。在1987年的夏天，我像地震前的狗烦躁不安。

除了在海河上飘着，干什么都不感兴趣。游泳回来，也不冲澡，带着满身工业污染的渍泥倒头就睡；出奇地懒，懒得晨练、懒得出门、懒得动弹，连饭都懒得吃（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，要知道，我一贯勤快，曾被老师定性为“多动症”）；看谁都不顺眼，因为一点小事就能发无名火，犹如疯狗咬人，外面跟路边台球的小痞子打，回家跟我弟打，我哥整天上班幸免于

难……总之，出事前一个月我就一反常态，像临近沸点的一壶开水，极不稳定。

父亲回山东老家探亲，问我要不要一起去。我是最喜欢乡村环境的，以往每年最少回一次老家，可是这次说嘛也不去。怕我们哥儿俩继续火拼，父亲只能带着我弟踏上探亲的列车。

二姨至今认定她这辈子最大的失误，就是那天中午没拦住我走出家门。我的种种反常举动是她想要阻拦我去游泳馆的原因，也是她不敢极力阻拦的原因——“好人不理臭狗屎”，我肝火旺盛得像一泡冒着热气的狗屎，她犯不着跟我着急生气。

有一句话说得好：性格决定命运。母亲就常常这样安慰二姨：“依着阳儿的狗脾气，不出这个事，他也得惹别的祸。”我知道母亲说的不是气话，依我的血气冲动、争强好胜，再加上小聪明，不惹祸是偶然的，惹祸是必然的。

北方人用一个“卤”字，形容三伏天闷热潮湿的天气。1987年的伏天更像是一锅勾了浓芡的打卤面，到处都氤氲着滞重的潮气。不得不为生活奔波的人们成了游移的面条，目光涣散地跋涉在面汤里。

汽车屁股喷出的烟灰搅拌进黏稠的空气，见缝插针地糊在湿漉漉的身上，再被顺脖子淌下的汗水冲出一道道泥沟……80年代，空调还没像现在这么普及，被酷暑折磨得无处藏身的人们，不约而同地奔向海河岸边那一丝清凉。

1986年底，我们家搬到刘庄街棉二大院的一个两居室偏单，面积不大，但是跟建设楼两家合用的伙单（计划经济下很不人道的产物）相比，已经算是一天一地了。更可贵的是，从棉二大院步行到海河，只需横穿一条冷清的小马路，总共不到3分钟的路程。对于我们这个酷爱运动的家庭来说，这无疑是块风水宝地。

1987年8月9日是个礼拜天，上午10点不到，家族成员陆续聚集到棉二大院的小单元，这就叫“近水楼台先得月”。那时候还没有实行双休制，唯一的周假日显得额外宝贵。大家都盼着下午太阳威力减弱的时候，能抢先享受海河水的清凉，小单元里充满欢声笑语。

这是个和睦的大家族。母亲是大姐，下面有三个弟弟、两个妹妹，在传统家族伦理的教育下，姐弟六个有着极强的向心力，也正是这股力量，支撑我们度过后来那一段艰苦卓绝的岁月。

午饭吃饺子，分工合作，擀皮的擀皮，和馅的和馅，不时穿插着各种生活见闻和笑料，没人觉得简单重复的劳动是一种负担。

十二点半，饺子刚下锅，一阵急促的门铃声传来。打开门，我哥满脸兴奋地站在门口。

“你今天不是值班吗，怎么这么早回家？”母亲扑落着满手面粉问道。

“下午国际大厦组织去河西游泳馆游泳，有外宾，刚换的水特清，你要去就赶紧。”我哥顾不上回答母亲，扯着脖子冲我嚷嚷。那时候他刚参加工作，单位有点屁事也要拿出来显摆。

游泳馆阴凉的池水对我的诱惑远超过海河，何况还是为了接待外宾刚换的水。跟外宾一个待遇，这好事上哪儿找去？我急忙点头答应。

刚出锅的饺子太烫，等不及了，我抓起泳裤，跟我哥风风火火地冲出家门，身后传来母亲无奈的埋怨：“你早饭就没吃，要疯啊？！”

不知是什么原因，连着几天都是浑浑噩噩的，早饭吃没吃，还真记不得了。管它呢，游泳馆离家不远，散场回来，正赶上

跟大家一起去海河，这有多美。母亲要是数落，给个耳朵听着呗。

心里盘算着小九九，我喜气洋洋地走在正午毒辣的阳光下，丝毫没有意识到厄运正潜伏在游泳馆的角落里，等着我自投罗网。

没等到游泳馆散场，我没心没肺的少年轻狂就提前散场了。从此以后，我再也没去过海河，再也没去过游泳馆，躁动的青春岁月定格在1987年8月9日这一天，成了永远的追忆……

3. 劫难

游泳馆里不像平时那么嘈杂，除了国际大厦的员工，还有几个金发碧眼的外宾。虚荣加自负让我热血沸腾，我决心要在国际友人面前展示高超的游泳技巧。

抖着一身腱子肉，我在为国争光的臆想中，昂首阔步走上起跳台。凌空跃起的瞬间，隐约有一丝不安掠过心头，但我万万没有料到，这个冲动而愚蠢的决定，会给我的命运带来革命性的转变。

清凉的池水如柔软的丝绸滑过肌肤，这样的快感一闪而逝，无边的恐惧紧接着钻进了我的心里。入水的一刹那，我就意识到出问题了。

水的阻力应该带来针刺般的冲击，然后水的浮力会阻止身体继续下沉，为什么这些都没发生？我像自由落体的飞船一样，毫无阻碍地直奔池底。随着脖子一阵剧烈的刺痛，我成功着陆了，只不过是头朝下。

池水真的太清澈了，池底瓷砖的缝隙都能看得一清二楚。我像条翻坑的死鱼，脸朝下浮在泳池中。拼命挣扎，却不能动

弹分毫，想要呼救，漂白粉味道的池水乘虚而入。我赶紧闭嘴，肺里残存的氧气很快耗尽了。池底清晰的砖缝越来越模糊……

刚开始，我还傻厚道地以为，这种陌生的麻痹状态很快就会过去，但是残酷的现实冲我龇牙一笑，你完啦，小子！

绝望中，我缺氧的大脑里忽然冒出一个古怪的念头：难道淹死的都是会水的？

忘了什么时候学会游泳的，只记得小时候一家人去水上公园，很少观赏风景，几乎都是奔着波光粼粼的人工湖去的。

父亲从年轻时就贪玩儿好运动，1959年曾在全国公安系统运动会上拿过举重季军。长跑、游泳、滑冰、打球……只要跟玩儿沾边的运动，他是一概不能放过。虎父岂能有犬子？家风遗传，我们哥儿仨从小就得好运动，不好也得好！

还住在农业合作社大院的时候，每天早上6点必须准时起床，甭管春夏秋冬。谁敢假被窝赖床，一缸子凉水保证能让你清醒。

三九天的清晨，天还没亮，一个粗壮的身影就冲破黎明前的黑暗，三个参差不齐的儿童紧随其后。北风那个吹……“一——二——三——四——”父亲铿锵有力的口号声，在清冽的寒风中激荡。

等到农业社社员懒懒散散上班的时候，我们已经满头大汗，步调一致地高唱凯歌还，“日落西山红霞飞，战士打靶把营归……”，社员同志们被嘹亮的歌声整得集体迷糊：俺们这算迟到还是早退？

那时候，我也就五六岁。

有这样一位严厉得近乎苛刻的老爹整天不识闲地折腾你，好比登山后面跟着大老虎，就算成不了运动健将，体格在同龄